

小木偶布偶的成年禮

然後，這個下水道的臨時避難室，和待在裡頭的所有人，都從一次集體睡眠，同時甦醒過來。

每次醒來之後，高胖持續把每一個餐盤裡的食物清光，蒼蠅努力維持好習慣，一定刷牙洗臉。老管家也協助一醒來之後，決定要理髮的人，修剪已經增生出來的時間。當發現馬蹄沙發皮革有龜裂紋路，他就發給每個人少量的橄欖油，清潔與軟化各自的睡床。偶爾，兩位魔術師吵得比較兇，他們會組織人跟小木偶布偶的二對二撞球比賽，又不停指稱對方技術性耍賴。當骨董手表停擺，達利依舊會旋緊發條裝置，讓擺錘輕鬆搖頭，讓柳葉秒針繞著表盤的圓紋跑道飛奔，但已經不再跟找蒼蠅，確認電子表的時分數字。近來，達利比較常逗留在用餐吧檯前，靜靜探看廚房高處的那個上鎖櫥櫃。不管舉鏢鈴，還是騎飛輪，他不會再強迫自己累得流汗。他還是淋浴頻繁，在熱水雨呼出更多蒸汽之前，結束霉菌的繁殖。隨後，他會換上乾淨的統一內衣褲，套上從首都市穿進避難室的襯衫休閒褲。夾有體味的髒舊內衣褲，不再第一時間烘乾，全都披在曬衣桿上，讓中央空調恆溫風乾。盥洗室裡，沒有大廈之間的高樓風巷，內衣褲的布腳卻自己開始走起來。洗好澡，沒有其他特別事可做，達利就會一邊等待晾乾，一邊看著日春小姐，緩慢扭晃脖子，轉轉膠質軟化的手肘，或者，撐扶在小便斗口，一個字都沒說，擴胸抖肩，練習更細緻複雜的上半身動作。

有一回，蒼蠅在廁所手淫，故意把體液遺留在地板。離開一會後，又假裝肚子疼，再躲回廁所假裝大號。

「那些體液全都不見了。」蒼蠅說。

「是老管家沖洗過地板了。」達利說。

「地板是乾的，老哥，我射出來的那些，是被舔光的。」

達利炸開不屑和疑竇，蒼蠅才補充描述，只有那幾塊體液凝結的地板，在他離開後，塗上一層薄濕的水色。達利數落他，待在避難室太久，開始幻想了。因為蒼蠅明明已經睡過一覺才起來的，要不，真的是有人用濕抹布擦乾淨了。

蒼蠅卻少見地支支吾吾，「一定是用舔的……因為我也舔了。」

「你舔什麼啊？」

「我沒有舔那個，我只是舔一下地板，結果留下來的水漬痕跡，一模一樣。」

「如果真是這樣，蒼蠅，你應該是最不用驚訝的人吧……」

蒼蠅自討沒趣走到娛樂區，無端譏笑高胖要用自己的睪丸當母球，才有機會一次將兩顆撞球，同時打入兩邊的底袋。雖然調侃了蒼蠅，達利依舊想像日春小姐趴在地上，舔食遺留的體液，她的肝臟、子宮和脊椎軟骨，慢慢被滋養出青春

的年齡。其實，在蠅協助整理完倉庫之後的這段時間，達利留意到其他男人更加頻繁進出盥洗室。不管是淋浴、大小號、洗衣烘衣，還是一次簡單剃除牙縫的菜肉殘渣，他們都留下大量的濕腳印。這些濕腳印，像細胞一樣分裂，很難判斷屬於誰。濕腳印增加了，日春小姐也開始算數雙掌指頭，腳背一會就能扳直成芭蕾舞者，眼珠活靈靈懂得瞪人。直到她的牙齒能咬出磨牙聲，蒼蠅、高胖與兩位魔術師，才漸漸不再逗留盥洗室。每一次用餐，老管家會禮貌詢問日春小姐，是否一起用餐。日春小姐不說話，老管家便把不知道是早餐、午餐還是晚餐的餐點食物，整份送入盥洗室，增加一些屬於老管家的濕腳印。至於，在某一次淋浴之後，決定脫離達利腳底的那對濕腳印，不再慌亂行走，可以很從容活在盥洗室。

淋浴間積水了一段時間，主因可能是下水管被高胖流出的大量脂肪堵塞，排水速度變慢，有時完全不下水。加上兩位魔術師開始著迷於，以吹氣來支撐上上下下的伏地挺身比賽，每次比完之後都是全身汗，頻繁沖澡，讓淋浴間更時常積水，也讓那對逃脫的濕腳印，獲取保持濕潤的死水。剛走過積水灘的濕腳印，顏色深重，走得越久，就踩得色衰單薄。這時候，它們會走回淋浴間，再打出完整的潮濕腳形。達利對它們很好奇，特意光了腳，踩進淋浴間，把腳踝腳背都馱上一層帶有油脂的水膜，在乾燥的地板踩出新的濕腳印。他跟蹤那對無需方向感的濕腳印，濕的右腳踩出一步，他就試著把右腳踩在剛被留下的濕腳印上。他的右腳沒有一次精準吻合，濕的左腳印也不讓他無縫接合。當它們回身發現達利，他就停止步伐，假裝回頭檢視身後一對對誰也無法逃離誰的濕腳印。它們似乎發現了達利的奇怪意圖，開始繞走出一個無線大的符號路線，留下更多重疊重影，達利這時突然跳到那對濕腳印前頭，在被踩死的濕漉漉屍骸上，留下另一對不再向前邁步的濕腳印。它們被這一蹦跳，嚇得水印都發抖模糊。殘留油脂和含有死去精蟲的水份，並沒有讓它們長出嘴巴舌頭聲帶，詢問擋在前頭的對方究竟是誰。幾次阻擋，它們似乎懂了達利只是惡作劇，也開始踩踏狐步，在原地跳踢踏舞，向後拉出月球漫步的濕線條，逼達利躲避，走出喝醉的步調腳印。不過，不管怎麼戲鬧，它們不再踩踏達利留下的其他濕腳印。達利發現這點，故意走到淋浴間，用小腿的皮膚吸汲更多油脂與水份，在乾燥地面上，飛快踩出大量死去的濕腳印。盥洗室地板沒有更多的溜轉空間，中央空調的風乾速度也不夠快，那對濕腳印敗退下來。它們一起鑽進日春小姐肉質鮮嫩、沒有硬皮角質的腳底。日春小姐吃力眨幾次眼，離開小便斗，跨出沒有攙扶的第一步。她走得顛簸，像是被空氣拎起來搖晃，一步一步前往盥洗室的大門。她不看達利，眼角吊得半天高，臉頰盡是光滑的翦影。日春小姐的背部，從脖頸到腳踝，沒有一片乾屍的萎縮皮膚。少量的小屍斑也隱藏成不明顯的胎記，或是瘀傷痊癒的顏色。脊椎連上股溝的曲線，是活人的比例，比塑膠女僕娃娃更美麗。她扭著緊繃的兩團屁股，不經意內腿縫隙，扎出一些毛的影子。日春小姐，離開盥洗室了。那對躲在她腳底的濕腳印，也跟著在外頭的地板濕出了一排腳印。

達利尾隨跟上，跨過門檻，一起回到主要空間，避難室的小舞台已經搭建出電視台的節目錄製現場。錄影機器材、燈光的地線、推動攝影機的小軌道、無線

聲控耳機……全都架設安放妥當。蒼蠅站在一號攝影機後頭，老管家坐在導播椅，端正坐好翻看腳本。高胖腋下露出場記板、提示字報，端了一杯咖啡給自己喝，熱出滿身濕汗。日春小姐像一具螺絲鬆動的機械，又怪異又性感，走到老管家旁邊，坐上高腳椅，又堆出一臉僵硬的不耐煩。

現場已經開始收音的紅燈亮了。

老管家微笑，壓抑音量，「日春小姐，終於出來了……」

日春小姐以一種尖銳但不刺耳，有點狠勁，又嬌嗲嗲的聲氣說，「不是我要出來，是它們拖我出來的。」

達利跟著她的濕腳印，但不知走哪坐哪好。所有人都無聲催促，他也嗅出緊繃氣氛，快步坐到老管家另一側的高腳椅。

「老管家，怎麼了？」

「兩位魔術師先生決定進行一個新的比賽。」

「什麼新比賽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看來很重要。我也很久沒看他們這麼嚴肅。」

「這些器材是哪來的？」

「兩位魔術師先生從乾貨倉庫搬出來的。我以前也沒看過。他們說這次一定要錄下來，不然輸的人一定不願意承認。我們就只好充當錄影工作人員。」

高胖清了喉嚨口的油痰，一臉羞紅高喊，「有請我們今天的兩位魔術師。」

兩位魔術師應聲從舞臺兩側的小布幕縫隙，踢正步走出來，彷彿小舞臺牆壁後頭，真的有另一個撲了黃粉的後臺，妝髮造型師拿著吹風機，插著髮膠罐，勾著下一套表演服，等著換裝換改變妝扮。他們穿著有星星閃爍的燕尾服，挺出節目主持人的背脊弧度，跟現場的三位工作人員問好，也向達利和日春小姐這僅有的兩位觀眾致意。

「謝謝各位，來到綠艙現場，見證我們的魔術比賽。」

兩位魔術師同步收音，分別彈了一聲手指響，舞臺正上方的日光燈，就引爆了一次鎂火，在玻璃天花板裡燒出夕陽的火橙，留下陣陣煙霧飄落。中央空調一滾，煙霧滾成棉絮，他們伸出手網下所有白棉，四個手掌一握，拉出一大片白色床單。床單繼續抖動，先包裹空氣，然後在舞臺中央蓋出一個方箱子形體的東西。兩位魔術師抽開床單，底下出現盥洗室的洗烘兩用洗衣機。避難室的廣播喇叭沒敢怠慢，立即播放預錄的讚嘆。達利聽出來了，他的驚訝哇哇，日春小姐的訕笑嗚咽，全都被裝入現場觀眾的罐頭聲效。

國字臉魔術師先說，「現在，我們要邀請一位來到綠艙現場的來賓。」

倒三角臉魔術師馬上接口，「是的，這位來賓已經在綠艙的舞臺上了。」

達利才被「綠艙」絆倒，國字臉魔術師迅速打開洗衣機的透明圓蓋，與倒三角臉魔術師一起搬挪出一具頭髮黑長的全裸女體。這個雜技表演者，把身體折成洗衣機內槽一樣的滾筒身形。兩位魔術師迅速把女體折回到原形。是日春小姐。她的雙腳一落地，站穩舞臺，達利轉眼一看，另一端的高腳椅坐著透明空氣，沒有人型。舞臺上的日春小姐一瞬間就活過來，不是乾屍。她的脊骨九十度彎曲，

雙手從背後交叉再擁抱前腰，兩條腿一抬就放落後頸，兩位魔術師分別讓她做出軟骨身段，邀請她擔任這次比賽的女助理。

兩位魔術師再度張開一旁的白床單，覆蓋整台洗衣機，把床單滾成碎花白浪。洗衣機不是陷入海砂，就是被浪花捲入深海。是的，它回到該去的地方了！兩位魔術師用誇張表情，傳遞這個訊息。白床單繼續飄落，在距離舞臺地板約三十公分的高度，碎浪休息了，飛毯也降停。兩位魔術師迅速用白床單包裹出一張標準尺寸的雙人床墊。他們請日春小姐趴上床墊，把她調整成一隻剛睡醒，翹高臀部，拉出流線身體的無毛貓。他們再彈一個手指響，她被催眠固定，一動也不動。老管家坐在導播椅上，有點不知所措，嫌隙兩位魔術師調整的日春小姐貓步，前腳趴得不夠舒懶，後腿彎得不夠性感。蒼蠅躲在一號攝影機後頭，單眼繼續錄製，右手拖著已經充血成巨大野茄子的陽具。高胖假裝不停擦汗，遮掩偷窺的眼睛。看到現場這幾幕，達利也微微興奮起來，血液開始往私處匯集。但無法完全勃起引來的癢，難受得讓他想要離開高腳椅。

「這位來自綠艙的達利先生，請不要走開。這場真人實境秀的魔術比賽，馬上就要開始。」

兩位魔術師揮手招來達利的注意力，對他彈了一次手指響。達利一撐身，發現外褲內褲和屁股，都已經長出塑膠纖維，黏死在椅墊上。他猜測自己也被催眠了，越是用力拉扯就越疼，皮膚就快被撕裂開來。兩位魔術師異常和諧，握手寒暄，展開笑容面向達利，異口同聲。

「接下來，我們需要一位公正無私的觀眾協助，擔任這次魔術比賽的裁判，也確保我們兩個人沒有誰犯規。達利先生，就是你。謝謝你的參與，這個重要的任務就交給你……讓我們協助你到舞臺上。」

聽到協助兩字，高胖趕緊撲到舞臺邊，跪成兩段式肥油人肉階梯。兩位魔術師踩過高胖，走下舞臺，把達利連人帶椅搬上去。他們各出一根食指，就像是在搬一塊保麗龍雕塑，卻又假裝成兩隻被夏天熱累喘氣的哈巴狗。廣播喇叭又自作聰明，響起罐頭掌聲與熱烈的口哨音。

「麻煩現場所有綠艙的工作人員，跟達利先生一起，為我們的比賽倒數。不過，截至目前為止，濕腳印只為我們計算出，它們平均走一步，剛好就是綠艙的三秒。不過，綠艙的一分鐘、一小時、一天、一周、一個月、一年，這些計時標準，濕腳印都還沒有走出計時的基礎。說得準確一點，綠艙的時間又進入疲軟周期了。為了避免綠艙時間發生嚴重的彈性疲倦，導致出入閘門的鬆動，讓我們大家快速旋轉龍頭，栓緊發條彈簧……從一倒數到十……等我們說開始，大家就開始倒數。記得，從一倒數到十。」

兩位魔術師遲遲沒喊，開始，卻開始褪去各自的衣物。從黑貓耳朵領結、輪胎吊帶、鱷魚皮吊帶、白鑽襪子，到亮晶晶的白色蟒蛇皮鞋，他們沒有比賽誰脫得快，都相當優雅一致。在彼此最後一條避難室配發的白色內褲落地之後，他們光溜溜站在舞臺上，私處蓬鬆著發捲的恥毛，可是都沒有陽具。直到廣播喇叭吹響口哨，在毛堆中央，才慢慢腫脹出現各自的小木偶布偶。它們還沒有機會說謊，

都還是軟趴趴的勃起不全，不過一個已經拉出國字臉，另外一個敲出倒三角形臉，就像他們各自的魔術師，都尖起尿道口一樣的小嘴。

兩位魔術師同時撿起無線麥克風，對嘴，「就是現在，讓我們一起倒數計時……開始。」

一步、二步、三步……達利被催眠了，只能待在舞臺中央，也跟著喊倒數。定身在床墊上的日春小姐，只剩下一對眼珠子可以轉動。她盯著他，彷彿他才是魔術表演的助手，而她是不以為然的觀眾。四步、五步、六步……兩位裸身的魔術師算數倒走，從兩側爬上床墊，欺近弓著貓身圓屁股的日春小姐。七步、八步、九步……當所有人共同喊出「十步」這個數，兩位魔術師連骨帶肉，迅速被私處的小木偶布偶吸收，一滴血一片肉一塊軟骨都沒有外流。它們一瞬間都硬朗了，鼓成緊繃的填充玩偶，沒有膨脹變成真人尺寸，只有無線麥克風的身高，也依舊是軟布縫製成型的。它們的皮膚、帽子、吊帶褲、襯衫、領帶，統一由中央工廠生產，連用來鎖緊大腿與小腳的膝蓋栓釦，都同一種紅褐。如果不是它們的臉型，根本無法區分誰是誰的小木偶布偶。

兩位小木偶布偶同時要求達利，「裁判先生，現在要麻煩你從十數到一。為什麼？因為只有你的時間不屬於綠艙。好的，就是現在……開始。」

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……達利被反覆顛倒倒數計時的基數與順序，弄得發暈。他數得很慢，也不太敢把數字唸得大聲。廣播喇叭立即發出不滿的嘯啼。達利才加快喊數的速度，加大計時的聲量。小木偶布偶突然同時做出聆聽手表的動作，可是生產製造時，並沒有工人替手腕上縫製手表。它們還是做出調整時針和轉動發條的假動作。五、四、三、二……當達利喊出，一，那對噉高的布嘴巴，一起報時。

「嘩，下面聲響，是綠艙的標準時間……請願意待在綠艙的各位，自行校對，調整體內的生理時鐘。」

校時一結束，小木偶布偶把日春小姐的裸體，當做跑馬燈的背板，嚴肅說明，以下新聞，將會是外頭的首都市，即將陸續發生的重要頭條。達利只能黏在椅墊，像似觀眾，也像旁觀的配角演員，聽著它們說出未發生的預言報導。

兩位小木偶布偶同時開口播報。

「首都市從此時此刻開始，時序與四季節氣，不會自行跳動。清晨已經登記備案失蹤，導致黑夜無法聯繫白天。白天為此提前決定結束生命，黑夜因而過度悲傷，也將慢慢淡化。最後，只剩下傍晚，因為只有夕陽還願意陪伴所有首都市出生的孩童，度過一個人的時光。」

右邊小木偶布偶指向日春小姐臀部的最高處說，「城南的高山區，決定一直陰冷有雨。導致春天的雨水豐濱，花季會延長，賞花的假期也會視情況增加天數。但為了省電，所有的路燈將不再提供照明，所有前往賞花的居民，必需自備手電筒，以免感染黑夜嚴重的悲傷病情。」

左邊小木偶布偶的手掌滑過日春小姐薄薄の上嘴唇說，「北邊的海口區，一整個夏天，都會有內陸南下的空氣浮塵粒子污染，紫外線指數也偏高，不宜全家

出遊。所有市民最好都把自己關在房子裡，也不要開窗。如果需要呼吸，可以到各自大廈的頂樓天臺，不過禁止眺望夕陽。如果天臺有附設遊戲區，所有父親都必需帶兒子前往，並陪同玩樂。曾經擔任心理醫師的前衛詩人則呼籲，在污染過去之前，最好還是待守家中。最適合的居家娛樂，只有談心和做愛。」

接下來，它們搶著鑽到日春小姐的貓腹下方，撫摸那躲入灰暗調子的平坦肚皮，七嘴八舌，「首都市的所有主要幹道，會面臨第三次交通黑暗期。這是行政管理上的人為疏失。因為對外接連的高速鐵路支線和捷運機場線的設計有誤，要分別拆掉一段已經鋪好架設完畢的磁浮軌道，避免磁波交叉干擾，發生脫軌意外。依照首都市的道路施工法規——只能在夜間進行——還好，首都市所有的每一天，都會是淡化之後的黑夜，工程部有信心，可以大大減短施工期。可是……」不知何故，兩位小木偶布偶都努力擠出布料能織出來的最大悲哀，語氣深沉說出一則報導，「最後首都市已經連續五年，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城市。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獨立城市市長，已經發出連合聲明，期盼首都市行政首長與行政團隊，擬定增加生育率的辦法，否則將會針對投資、旅遊、進出口外貿與原料，施行經濟制裁……首都市的頭條新聞，為大家報導到此，謝謝各位觀眾。」

兩位小木偶布偶同時看著達利。

「裁判，你快看，我們的鼻子都沒有變長，這些都是真的頭條新聞，不是你睡著之後才發生的消息報導……雖然我們居住在綠艙，針對首都市面臨的生育問題，我們一樣可以做出貢獻。這也是進行這次魔術比賽的原因……」

兩具抬頭挺胸的填充布偶，要達利專心當裁判，開始不客氣推擠對方，搶著要先爬上日春小姐的裸體。當它們碰觸到日春小姐新生皮膚的敏感帶，就同時說，我先射出來了。接下來，它們開始運用日春小姐固定著的貓弓軀體。一位人偶把日春小姐高翹的臀部變成攀岩練習場，恥毛、外陰唇的瘰肉、肛門口的小疤痕，都成為手腳扣抓的施力點。另一位人偶把光滑的背當成溜滑梯，從脊椎尾一路滾到頸椎。每完成一趟遊戲，它們馬上就搶著說，我又射出來了。聲音之宏亮，好像怕現場收音接受器不夠敏銳。蒼蠅控制著一號錄影機，不分哪一位是國字臉人偶，哪一位是倒三角臉人偶，一股勁地追拍。穿過日春小姐腹肚與床單細縫的是誰？一會又從她茂盛的頭髮匍匐前進的，又是誰？高胖的解說跟不上，少見不悅的老管家，也露出微怒。達利還揪著剛才播報的未發生新聞，回想剛被送下避難室之前的首都市，究竟已經多麼模糊了，根本也無法專心當裁判。

兩位小木偶持續運用日春小姐身體進行比賽，看誰射精比對方多。每回說射精了的表情會有些微變化，但受限於製作布料，它們都無法表達出特別複雜的扭曲。這種布織布的高潮，看久了，讓不能移動屁股的罐頭觀眾達利感覺滑稽，這才拉回了擔任裁判的專注度，達利這才猜到，這次魔術比賽的判斷標準，是要計算射精的次數。

我射出來了。

我也射出了。

我比你多射一次。

我才比你多射一次。

我射的長度比你的縫紉線還長。

我射的長度是生產線上所有你兄弟縫紉線的總數。

我永遠比你多射一滴。

不管怎麼樣，我永遠比你永遠多射一滴，還要再多一滴。

你有陽具嗎？

你又有嗎？

你有就掏出來看看啊？

那你掏啊？

兩位小木偶布偶同時一愣，都往褲襠看。所有的口袋拉鏈也都是布料製作，全都縫死了。它們一直沒有機會檢查私處，是不是有陽具。就算有調皮的縫製工人偷偷縫上了陽具，兩個人偶也沒有工具，拆開縫成拉鏈的線頭，掏出來佐証。它們都犯啞的嘴巴，停了好一會，才又開開夾夾布製的木嘴巴，丟出另一個誰比誰更多射一次的詭辯說詞。不管說了多少次高潮，兩個小木偶布偶的褲襠，一直都是乾燥的。伴隨越來越冗長誇張的描述，那兩根軟布木鼻子開始一厘米一厘米變長了。喔，你的鼻子變長了。你說謊。你才說謊，輸了，你的鼻子變長又變硬，你才是說大謊。人偶們都用相同的證據指責對方，彼此耍賴，說這個較量射精次數的魔術比賽，又被對方的謊言搞砸了，沒有輸贏的意義。兩個布人偶，不知道還有什麼運動可以繼續比賽，但是都沒有停止用已經變長的鼻子，探索被催眠固定成貓身的日春小姐。一位小人偶爬到日春小姐的趴伏姿勢後方，突然把長長的鼻子塞入生殖產道，另一位小人偶顯得懊惱，但馬上就把鼻子放進她的排泄通道。舞臺下這時一聲呻吟，是蒼蠅，落單的一隻手沾滿了體液，一臉傻笑躲入錄影機的探看鏡裡頭，不願意出來。

「算了，不跟你這隻低等昆蟲計較。不要擦掉，一會送給日春小姐，她身上最後那幾塊斑，可能就都恢復過來了。」兩位小木偶布偶又盯著達利，「接下來的比賽，只有達利先生能擔任裁判，你一定要公正才行。」

它們學啄木鳥反覆啄動長鼻子，尋找藏在日春小姐私穴深處的蟲子。這一敲露出抖動的笑臉，下一搖又把整張布臉撞進日春小姐的股溝胯間。兩個小布偶把包裹日春小姐的一層皮下脂肪，撞得顫慄發抖。她的寒毛直挺挺，一根根甦醒過來，拉出一大片雞皮疙瘩。舞臺下的老管家，有點不耐煩宣布，比賽已經分出勝負。高胖趕緊拿高提示字報，提醒達利，其實已經沒有拍攝時間了。蒼蠅跟進，一手推近鏡頭，另一手張大掌心，穩穩托鉢空氣，身怕優酪乳般黏稠的體液，會滑落地板，讓一些浮游生物飄浮中的卵子受孕。達利還是黏住了，直到一陣興奮不足而盜出的冷汗濕透臀部內褲，才解開催眠的鎖頭。他慢慢從椅墊上分離。沒有酒精蒸發的血液，不小心流匯胯間，稍微勃起多一些，汗癢就更加難以忍受。

「停，比賽結束，已經分出勝負了。」

「說謊的人，鼻子會變長喔。」兩位小木偶布偶似笑似鬧指責達利。

達利摸摸自己的鼻子，還是肉做的，也沒有變長。

碰撞持續劇烈，兩個布人偶搖出六個同卵雙生的兄弟，日春小姐裂出六瓣臀肉，天花板的玻璃也生出影子，就連舞臺牆角的擴音喇叭，都發出被搖得重覆共鳴的現場罐頭驚嚇聲。就這樣混亂搖晃，整個舞臺就快變成視覺殘影的一部分。兩個小木偶布偶突然停止啄木鳥的衝撞性愛動作，也凍結了舞臺上的所有晃動。它們一個看著陰道，一個看著肛門，恢復從工廠生產線被縫製的定型愉悅，異口同聲，「裁判先生……我們好像都為你找到離開綠艙的出口，那是誰贏了？」

「不用擔心，不管避難室是不是綠艙，一定都會有出口的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達利就發現自己肉做的鼻尖，往前凸出了一小截。

「你的鼻子變長了，說謊。」

「我說的是真的……兩位小木偶布偶，不用再比賽了，你們一定可以變回兒子，只要一位魔術師願意先認輸，問題就可以解決。」

「鼻子又變長了，你真的在說謊。」

達利不知道謊言在哪，但肉鼻子又凸出一截，越來越長。他不用鬥眼珠向下瞧，也能看見鼻樑都延伸變長了。達利捏一下凸出的鼻尖，上下左右，拉長的軟骨可以更加彎曲，都是肉做的。就在鼻子停止變長的同時，一條鐵器刮上鐵器的長長尖銳，被廣播喇叭刺入達利的耳穴，激怒了那隻沉睡的蝸牛。避難室的小舞臺，一眨眼就失去平衡。一個有點陌生的孩童聲音，從喇叭網縫衝入天花板玻璃蓋，開玩笑似地迴旋共鳴，「說謊……你在說謊，父親。」